

## 觀音山隧道

常常，我想起那座山。

且與我同行，迎著方向往北的風，走 64 快速道路，夢境自遠方追趕，某個路段遇見雷電的飛翔，有時則是斜飄的雨，輕拂雨刷的精靈嬉戲。

車子經過五股，道路的護欄快速掠過如蒙太奇，在平原、河流和此起彼落的樓房間，一起初，地平線彼方的那座山只是些綠色的線條，濃重的筆觸是印象主義遺落土地的顏料。

然而，山就躺在視線裡。從淡水河那頭仰望的觀音的側影，從這個角度望過去，晴空下兩個山頭間的弧度，更像是一頂綠色的紳士帽，大冰河年代兩艘太空船在還沒有命名的河岸緩降，從此不再返回家鄉星球。

我看見杜英樹、相思樹，滿山遍野的芒草爭著要爬進我們的車窗，偶而見到枝桠伸向天的櫻花樹，為我們標誌著路途的方向。

走這個方向，要去探望住在八里療養院的兒子，帶他愛吃的食物辦理會客。一個月前，兒子的症狀突然變得嚴重，徹夜不睡，我們都不知道原因，只猜難道是季節變換的關係。兒子一個人住在單獨的房間，護理師說，如果他症狀發作，攻擊看護，也只能隔離約束。我們繼續過著日子，偶而幻想：「嘿，這個寶貝兒子會不會想我們，如同我們思念著他。」

思念其實就是一條通向八里療養院的道路，當疫情稍緩，醫院通知我們可以在周三下午去辦理會客，我們準備好食物，由兒子的阿姨開車，出發。

第一次，64 快速道路仍是我們心中陌生的道路，阿姨跟著導航，進到北向迷宮陣裡果然迷失方向，阿姨說：「錯過一個交流道，我們就要轉一大彎。」從三重堤防邊再上高速道路，那座山赫然立在盆地的邊緣，「看，觀音山就在那裡，」兒子的媽興奮的說：「兒子也在那裡，我們的方向是對的。」

這條道路，日後常常在夢中出現的山，就這樣從陌生到一遍一遍的演練。我在車中閉著眼睛，演練等一下會客的場景，兒子吃著他在家中熟悉的食物，一根香蕉和一份燒賣，抬頭看看多日未見父母，「咦，你們怎麼這麼久才來？」我想像著這樣的對話。

穿越過快速道路終點的觀音山隧道，轉進八里市區，上山，兩旁盡是灌木整齊圍繞的墳墓群，前人已在此處佔領最廣闊的視野，夜晚幽靈若醒來，可以看見連綿到臺北港的燈火，也許連思念也連綿如燈火。進到療養院，我們來到兒子住的病房按電鈴，說明來意，護理師透過對講機宣告：「現在是疫情期間，規定只能透過門上的玻璃窗見一下面。」那扇小窗後連接著一條長長的略顯陰暗

的通道，通向另一道門。等待兒子的身影由看護帶領，穿過那條通道，笑吟吟的把臉湊上來，我下意識地想擁抱兒子，隔著一扇門的距離，我說：「有沒有想爸爸？」兒子回答：「有。」轉身就走回去，這是我們第一次會客，留下食物，滿足的回家。

夜裡，躺在兒子在家時躺的那個床位，許久未清洗的床單，留著他留下的汗臭味，我差點有種錯覺，以為兒子才剛起床，天才剛亮，世界才要甦醒。我照著他以前的姿勢，側睡，有時用另一個枕頭蓋住頭，把自己當作一個盆地，感受著兒子在那個位置上的感覺，即使如此靠近，我們從來不知道他的心緒和焦慮，真的不知道。

有時候，只是日常，學著他緊張時搓手的姿勢，像他一樣歪著右腳走路一因而總是右邊的鞋子先壞掉，想兒子這時在八里療養院做什麼，他仍舊無聊的時候一個人看電視嗎？聽說醫院不讓他去上職能課了，怕他推人，他總是一個人乖乖地坐在床邊吃飯。

睡覺了，跟二十公里外的兒子道晚安。以前他要等爸爸睡了才甘願去睡。傳出鼾聲，海風一樣在夜裡發笑，環繞觀音山的小小騷動。

有一次，去療養院探望他。病院大樓外微微飄著雨，直直通過院區的道路邊遍植山櫻花和八重櫻，每年二月櫻花盛開，院方舉辦櫻花祭，病患和親友一起望向緋紅的櫻花，如天空墜下的發光體，迅即的開與落，這樣的命運卻象徵著一種期待。但此時仍未到開花的季節，在帶著寒意的雨中，我想：「明年二月，當花開的時候，我們應該已經離開這裡了。」就這樣想著未來的事。

我說：「兒子，櫻花開的時候，我們再來，好嗎？」兒子應了一聲，微雨中，各自撐著傘，兩個各自的小宇宙重疊，我們走在此

時此刻的道路，人生總有同行的方向。

疾病盤踞在觀音山頭，佔領兒子的身體，不定時的發作。貪瞋癡狂紛紛墜落，我們學習與兒子的病相處，安撫他。但有時候，疾病是一個力量，從背後架住我們，如同現前的這場雨，還不能阻止我們前進。不能啊，再大的雨也不能啊。整個宇宙都在下雨，每個星球都有父子攜手同行，以前是我撐著傘追著跑：「下雨了，撐傘，不要淋濕了。」現在，他偶而為我撐傘，父子走在微雨中，山櫻花的枝極伸向天空的手臂，我的右側時常淋濕，我們同在一把傘裡安靜的，一個兒子做他該做的事。

「來，我們去那邊的花園逛逛。」

兒子跟著我走上花園小徑，「小心有蛇和蜂。」我念著矗立在彩葉草旁的告示，兒子這輩子聽最多的，大概就是在路上跟他說，小心這個，小心那個啊。風很大，從淡水河口吹來的秋涼之氣息，我們在復健大樓停下腳步，眺望眼前的海天碧藍。那一刻，我想我知道為何八里療養院又稱為「希望花園」。在這座小小的花園裡，在茉莉亞薄荷草的旁邊，請為我種下一棵小小的植栽。

醫生照常來與家屬會面，說他正在調整藥，「我們也在試，那種藥可以讓他晚上早點睡覺，睡得好一點。」不經意地問起，將來的安置計畫，「有的話，趕快去登記，現在的全日型機構都要等，都得要排隊。」短暫的會客時間，兒子吃完點心，起身，又走進那道寂寞的長廊。

兒子生日時，仍住在療養院。那天，我們早早來到住院大樓，要帶他到八里附近走走，再請假去吃飯。來開門的護理師說：「昨天他好像有預感，一早就起床等你們，但你們沒來，今天他睡到現

在還沒有起床。」我們說，沒關係，我們就在外頭等他。

我走到大樓的玄關，也有其他病患的家屬提著食物，等待他們的親人，他們心頭的肉。來自五樓的電梯開了，魚貫走出十幾名病患，帶領的社工師仍一身聖誕節的紅，「大家排好隊，到外頭的櫻花樹下。」這個時節，我心頭一動，也跟著走出來，往康復之家的方向走去，八里療養院第一棵種下的山櫻花以盛開的模樣迎接我們，像時間也跟著染成紅。原以為兒子住院的這段時日，時間已悄悄靜止，但沒有，世界仍跟隨轉動，觀音才看過淡水河的日出隨即又迎接夕照，我還曾是第一次坐渡輪仰望觀音山的那個大學生嗎？來看看我吧，山櫻花在沉默中說，明年我就不再是同一朵花蕊。

那天，兒子起床已過午，只能帶他到附近十三行館的考古公園走走，坐在昔日考古遺址的沙坑前拍照，自閉兒的心情是等待發掘的寶藏，時日拉長，像一道長長的影子。「星期日，爸爸媽媽再來，再帶你去吃飯，你可不要再賴床。」兒子望著我，好，他說。

星期日，照常搭上車要去會客。上了快速道路，四周圍繞濃濃霧色，白茫茫的氛圍，只見到近處紛紛掠過去的欄杆，我的心一路懸盪著，終於隱約見到遠處的觀音山隧道，半弧形的隧道口依舊等待吞噬我們。進到隧道內的溫暖燈光，車內響起女聲叮嚀「前方觀音山隧道請開大燈，請勿變換車道。」在隧道內，突然起了一種回家的感覺。

觀音柔美的側睡，請輕輕擁抱我的兒子。當我不在他身邊，夜裡，為他唱起輕柔的安眠曲。每晚，請去淡水河上捕捉一陣海風吹拂。每晚，放一顆最燦亮的星星在他的床前。

常常，我將想起那座山。

且與我同行吧，此時風的方向是北，永遠是北方，吹過那座山的氣息，吹過隧道，繼續前行。

# 呂政達

## 個人簡介

呂政達，臺灣大學碩士，輔大博士班，曾長期在媒體界工作，作品以散文見長，散見報章雜誌。作品被歸類於心靈成長類，有濃厚的自我對話風格。著作有《散步去吃西米露》、《孤寂星球熱鬧人間》、《不落跑老爸》等書。

## 得獎感言

遠處的一個星球上，一名年輕男子守著房間，房內只有一張桌子和床，父母將他送到這裡，他以為世人都遺忘他，為外頭的現象迷惑了。

早上起來，吃過點心，等待有人來看他，但沒有，長廊盡頭的跫音沒有響起，門口結著稻穗，但是豐收的季節已經離去。

有一天我們一起回想這段歲月，以為那是一截遺棄的甘蔗。只要這世界像排列珠子一樣簡單，孤獨是他最好的朋友，偶爾會想和自己說說話，偶爾會想，啊，我到底錯過了什麼。

有一天，我們將用書寫紀念那段日子。

## 短評

林文義

穿過明亮卻忽而幽暗的隧道，出洞乍見觀音山；長居療養院的兒子，等待父親到來。

應該說什麼？也許默默無語最好。兒子是否很孤獨？其實更孤獨的也許是父親吧！

這篇深情的文字，深切的表達父親最真情的告白，無聲勝有聲的靈犀在心；兒子與父親懷抱生命由衷的憂鬱，也許彼此擁抱，一切都在不言中。

作者雋實好筆，堅毅相信人間父子情緣的必然，令人讀之感動。觀音在山庇護，父親用文字慰藉兒子，一生伴你同行，我們都要安心。